

THE ORIENT COMRADE

# 東方戰友

編社友戰方東

政治·經濟·人文·雜誌

第十八期

## 敵情一二

一、敵方人士對汪偽偽的盲論。最近日本著名雜誌的外交時報載稱：「因爲（1）中國國民政府受有極多中國人之擁護；（2）中國人民大多數仍取抗日態度；（3）在先應戰未獲勝利以前，汪精衛之組織絕難穩固，亦不配稱爲中央政府」。

又有東洋經濟新報載稱：「對於汪精衛組織政府的懷疑：（1）其中央政府可成爲完整的中央政府麼？還是各地方政府聯立，而勉強冒稱中央政府之名義呢？（2）重要的是，可以將重慶的政府說服，將其有力份子拉來，而使之自然解體麼？關於這點，我們非常悲觀」。

敵政府以認軍隊的軍事力量不能征服中國，利用汪逆繼續供軍，加強經濟掠奪。敵國人民渴望和平早日結束，同時，反戰運動也漸趨激烈，所以，敵政府使用「處理事變」做口號，表示正在「處理」中的意思，來防止其國民之失望和不平。

深入泥潭的倭軍，真是在進退難谷之中，不但進退難谷，從後，大資金都被擄掠之光景；近來在豫鄂等各戰場上，聯繫日以千萬人計，似以僞軍反正之數目，批一天增加，侵華主義的慘殺和沒落，當於最短期內我們可以目睹的。

二、敵國人民生活的惡劣化。倭國從自戰爭爆發以來，物價上漲不止，現任威權正會嘆息說：「今日商品的十分之八，都有黑市」。敵商工者的奢費物價相對，在今年

敵情一二

立平園館藏

朝鮮的真相（續一）（二）銷國政策的被打破

李斗山

日本當前的幾個重要問題

鹿地亘

屠戮哭夫（詩）

高嶋雄

希望中國抗戰到底

柳原一

開拓南洋

高嶋雄

我們緊拉着手（詩）

柳原一

重逢（設想文）

高嶋雄

神經者（小說）

柳原一

惠欽路上的美與醜

高嶋雄

消息一束

柳原一

二月較戰前只漲五成，若有人把諸錄的物價指數作統計，即較戰前至少有當在兩三倍以上，可以斷言的。

工人的生活，職後極感困難，前年一年來工潮件數為一〇二三件，參加人數為五三、五五〇；去年十一月止的工潮件數，已達一、〇〇九件，參加人數為八三、八七九云。至於農民農民的生活，在戰前已經於極度貧弱化，被戰爭影響的農民，幾乎到死耕土。壯丁動軸，勞働力減少，農產生產大見其減，尤因天災，沒有食糧可糊口；地租高漲，負債累累，其負債額每戶農民平均，至少有五百元至千餘元日金云。

## 朝鮮的真相

續二

### (二) 鎮國政策的破壞

東亞與西洋的國際交通，遠自十三世紀為始，有若干商人和探險者，絡繹不絕的來來往往，而使東西兩側的人民接觸起來。我們要知道朝鮮十九世紀時，怎樣地捲入於世界市場中，那就要先將山十三世紀起西勢中華的情況研究一下，這才能獲得有系統的知識化，因為朝鮮是一個東亞的連環。

馬哥波羅（Mongole）的足跡，曾在十三世紀二十七五年中，踏上過中國北京的市街地，在他游記中，關於亞洲各地的狀況，詳細的敘述，因此引動了西方人士到東方去的渴望念。西班牙人麥哲倫（Magellan）在一五一九年，看見了亞洲的大門，奠定了他們的居留地帶；又於一五四二年，在日本島上，活在世界以前，使那倭奴的野蠻島民吃了一驚，把許多新奇的葡萄牙人和商賈於一五八一年，從澳門到廣東來傳教，傳教士代商的對象。一八三九年，英國的軍艦侵佔滿清的遼寧瀋州，而引起「鴉片戰爭」。英人強佔浙江省的定海，同時

侵華戰爭快要送歐洲人民走上戰場之說，說之，他們說要調通身來，却把公敵艦開送上「死神」船艙下個頭上的。

三、美國「禁輸彈」轟在敵火頭上。美國舊日輸輸煤，最近消息，經已解決。但美國國務院業已通知日本駐美大使，謂美國對於國防上之各項重要物品（如導彈禁止出口），此係相機器與零件，飛機與其零件以及摩托車、橡皮、鐵、鋼、廢鐵、銅等而首云。

「禁輸彈」經已燃下在敵人頭上，給予倭寇以重大打擊。中國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援助，去盡道于實際的途徑，敵國人民之反戰情緒，從此更當激烈無疑。

李斗山

古老的中國人頭腦裏，掀起學術界的新沙翁了。十七世紀初葉，西班牙人佔據菲律賓，荷蘭人在南洋，創設「東印度公司」，開始掠奪式的工作；這時候，北方的中國，也採取反攻中國的政策，已由嘉慶河，越過烏拉山，向太學沿岸到來了。這些史實是歐美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在十九世紀，繼暴風雨似的向太平洋襲來的序幕，也是新鮮被卷入到世界市場長的前奏。

華民族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自肥對象，無論在商業本主義時代，工業資本主義時代，最後的帝國主義時代，這驕小而落後的民族，無不被資本家掠劫，經濟的的剝削，社會經濟關係的破壞，原料及台灣的獨占專制，價格的指標，受到志願的掠取。十九世紀中的亞洲，就是歐美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的對象。一八三九年，英國的軍艦侵佔滿清的遼寧瀋州，而引起「鴉片戰爭」。英人強佔浙江省的定海，同時

大和寧波不輕舉濟明微  
善法學小知曉，上聽良久做是夜夢的細解，還在留連於當時攝政王大院高鐵國  
體育室里，南歸的大院高鐵國是日一入六六年，到了做游擊怎樣巧所演進，而紙拘泥於瑣碎哲學的精粹，告晉嘆吸，欲圖  
施先終年，朝了。松聲乍起，暮靄飛舞，正有呵欠感出之時，大院高鐵國水師提督，不圖  
旋即水一落，再夜急巡，用所用的大砲一洋人一軍兵，露身江首，江督是不圖

經清八場四大將領  
管國四大將領，其年失色，一回軍太沾口直逼天津，使北京清御的執政當  
初破天荒美略，到它的點不折不扣的承認了那「南京條約」，從這以後的  
自天荒的低能和落伍的了。『洋鬼』們獨破，給歐洲資本帝國主張起  
了。」大院高鐵國人民一時魂飛魄散，並給牠們威嚇  
不享進行較低的運動外，其餘如朝鮮，中國等君主專制國家，都在  
不知氣色。一行在韓國的時候的運動的東亞民族中，除了日本意圖資本主義路上，而  
一有個直接外客外之下，如夢如醉，沉醉在劍性潮流之中，而  
一有個對外政策的採取的危險到來了。・  
一、六六年奇兵突襲日本，將其打敗，此紀以來長期的封建社會推翻，破  
了封禁的政策，肅清了日本主義發展的經濟上生活上的鬱

## 四

涉的向  
主於塔  
干涉的  
和朝鮮  
主將軍  
大院高鐵  
步，始和  
其對象  
善於果斷  
但對大勢  
冷泣通曉  
事不外乎  
笑話了。

司民所策毀，所以，請調駐前津艦隊驅逐，急令參謀在總參謀部，立  
委派，由江華島撤退，到中國芝罘去了。在此役，前衛軍指揮官負  
在德，力戰殉職。調後，法國和美國兩政府，將朝鮮人砲擊該國軍隊，  
在朝鮮政府提出抗議，把清國應負其實。清國方面，命令海軍  
在朝鮮京城中心街道上，大書特書「洋鬼侵朝，非我制物，  
和適當的機會，乃於一八七六年，發揮牠的野心，驕傲燃燒起來，等  
以手段貴本，而以資本主義生產代替了。大院高鐵國之愛人  
打斬了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上生活上的鬱

英國，寡度謀機，假莫及此時，審懷武備，調餉軍力，頑固對守，仍當不勝色，若稱年餉，凡竟廢事宜，各守條約，勿予以可乘之隙。一朝有事則，彼得我空，勝後攻分，思貴國謂古文之邦，智力非莫充裕，即今遠擊，非夕所能見功。熟聞日本據直隸，日進用戰艦，久駐釜山浦外場，徵巨炮，不如令遣之，彼有反覆，中國援力相助，而道里遙遠，於聖朝不無不事。尤可慮者，日本實得吾人之弱，水陸失法，其物資之繁利，將更不逾兩大。恐貴國與難相合，取宗事奉西名詞，未嘗不思者，其勢力侵侮鄰邦。往歲西人，欲往貴國通商，雖曰斥而去，其志終不怠然，萬一日本駐兵，則必參商，固此，所以謂耶之稱。向與俄羅斯相合，專之以拓土之謀，則貴國亦成佐注。閱史方大。中國識時務者，僉議以爲輕敵於事後，不恤代歸於事前。夫論息各軍人之道，果終附調自存，豈不甚幸，蓋如西人特其謀設，龜玆焉圖無不辟，貴國圖之，或以開闢之全，抑中國之全，所以不惜其代謀，顧者也。臣門是中國也。中國幅員廣大，主堅強，幾年既臣，深知富庶，察諭則恢，君門轉星首回，大約主堅強，幾年既臣，深知富庶，察諭則復。當謂秦晉西各國，兼中國多數，其力要挾抗之時，不以一矢，捨以兵革，所以行之已久，則君門也。在於德而戶口，貴為謀，如以直旨為不憚，希先示及大略。我們經由門亦以此為重，相達、俟各使於及之時，或別相授，惟示以簡便之。貴國秦晉西各國，兼中國多數，其力要挾抗之時，不以一矢，捨以兵革，所以行之已久，則君門也。在於德而戶口，貴為謀，如以直旨為不憚，希先示及大略。我們經由門亦以此為重，相達、俟各使於及之時，或別相授，惟示以簡便之。貴國秦晉西各國，兼中國多數，其力要挾抗之時，不以一矢，捨以兵革，所以行之已久，則君門也。在於德而戶口，貴為謀，如以直旨為不憚，希先示及大略。我們經由門亦以此為重，相達、俟各使於及之時，或別相授，惟示以簡便之。

以來，本會之局固，自然之運，非人力所能禁過。貴國既不得已，當委以本立利通商，以開其端，各觀心將從而生心。日暮將若以奇貨。爲今之計，似宜以用毒攻堅，利次第亦與委內各得，藉以制日本。較日本特其軍力，以制吾國。

貴爲謀，庶滅琉球一事，既深頌悅，貴國無以留之。然日本之所長與者，委實也，且初計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兵

兵，委各國莫相過濟，而公使行乎其間，去職土耳其爲公

所伐，勢幾定滅，其與諸國出以爭利，機動既兵而退，向使士圖孤立不援，彼人已得享其利。又歐洲之比利時，亦不無

小之禍，其與各國立約，遂無敢妄舉微波者，此皆強弱相繼之所起也。且貴國既遭，古人所謂，莫與利害者，實無利害，其與貴國既遭，本無他求，其若不適通商，俾達通商，計非計耳。且

至候其所據之處，莫若，無苏河，獨江上，舊，皆與中國接壤，惟何如，則我亦必達於諸和通好矣。誠及此時，幡然改圖，

量力變通，不怒即開口捲，但取日本通商之處，本來盡圖，

則其情狀，不勝謂利，其與我無妨，乃過於狹約，而於天罰嚴苛，市鎮設施，皆自十九世紀初葉到二十世紀末，一被捲入到這世界資本主義苦海裏了。

矛盾的尖銳化，隨之，對經濟的基本形勢，依舊在支配着社會生活，生產與需求的一種對立，經濟的矛頭對着

當時，香港若干次大炮火薬的臭味，但，剛剛拾起強的不建的，是空氣中本主導對封建勢力的制衡和實力，也在那時被削弱，它失了英皇的權威，於是到了英帝國的封鎖。這就是一來，朝鮮的落入獨裁者市議的，實在於被迫而來的金，決不是中國正當的。本主導已經要定其基礎，猛烈大舉其的朝鮮，請勿妄主民化的命令。使之不能好處，給半世紀的大變都使之時，大英君的攝政是給明成后的朝鮮，是史籍中一大事。朝鮮是這裏的女性，百萬百姓，豈不過興亡，也是最直接的。此後便在這裏不拔的說，出是因為基業，更不知鮮所亡滅亡士之成也。大英君原來是採用兩對應政策，而排斥日本電力的；更及地想把政治奪去，一再間葛，變成外力，又一面利用日美法拉美，其實氏中最直接的還是太遲，但出於這種手段，因於形勢。日本呢？駐韓日使牛上智和伊藤博文等說，現在開局將及右今國際時局大挫擊時，知道她是太遲了，真不景氣，而認定她是由本侵略政策創造的大變故。日本政府許有曰：「我所欲以人情，在其後東、東京，根本有這樣的女性，漢人的品后，唐的武后，可以之比擬，但她的性格，實為女人的通病，是爲缺憾云。這時，便與日氏皆各有各懷，互相利用的。」因氏情後答她江載，不久，便以某種藉口，打掉了朝鮮總督，特別甚。但僅送至開羅人門戶，這樣是。如上段的一八七六年江華條約的來源。之後，便與日氏皆各有各懷，互稱兵事，異常生氣。當壬午年五月，大眾門軍隊時，乘不期而至的朝鮮，到朝鮮東南一隅，中國志願女到朝鮮來了。這時，開本公使館，殺了幾名日本鬼。這時的日本，大眾兵艦和軍隊到朝鮮了。這樣大致，並給日本軍隊駐兵京畿，將予以堅固的防守。朝鮮賠了一筆大款，這林一來，甲午年五月，中國志願女到朝鮮來了。這時，開

**日本當前的幾個重要問題（續集）**　　原編直  
當前的日本情形，有幾個重要的特徵：第一，當時經濟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變動。第二，朝鮮經濟本身，發生經濟的現象。第三，軍部冒險擴張，失去了風氣，反戰費廉微弱。對陸軍的指揮和取攻勢，第四，一時發生了自認這次戰爭的失敗的風氣。或起將來的不安，人民對於執政階級並不滿。下面便是列舉使我們認識這些特徵的根據。

(一) 未內內閣中所顯示軍事失敗，和國內矛盾的特徵  
當經內閣倒後，未內閣，則所以稱的原故，一般說是國內經濟問題，特別是電力，供不足的問題，未說不足的不安，物價波動問題等。未內閣怎樣克服這些障礙，是未內閣的構成，已可見得。但，同時也明白地指出道：「未等問題所標示有的性質。」

(1) 未內內閣所的特徵，第一是以財政擴張無次第爲特徵的，人情，在其後東、東京，根本有這樣的女性，漢人的品后，唐的武后，可以之比擬，但她的性格，實為女人的通病，是爲缺憾云。這時，便與日氏皆各有各懷，互相利用的。因氏情後答她江載，不久，便以某種藉口，打掉了朝鮮總督，特別甚。但僅送至開羅人門戶，這樣是。如上段的一八七六年江華條約的來源。之後，便與日氏皆各有各懷，互稱兵事，異常生氣。當壬午年五月，大眾門軍隊時，乘不期而至的朝鮮，到朝鮮東南一隅，中國志願女到朝鮮來了。這時，開本公使館，殺了幾名日本鬼。這時的日本，大眾兵艦和軍隊到朝鮮了。這樣大致，並給日本軍隊駐兵京畿，將予以堅固的防守。朝鮮賠了一筆大款，這林一來，甲午年五月，中國志願女到朝鮮來了。這時，開本公使館，殺了幾名日本鬼。這時的日本，大眾兵艦和軍隊到朝鮮了。這樣大致，並給日本軍隊駐兵京畿，將予以堅固的防守。朝鮮賠了一筆大款，這林一來，甲午年五月，中國志願女到朝鮮來了。這時，開

(2) 未內內閣的第二個特徵，是把內閣中最重要的支擋，交給民政黨的樞內。本來，這七八年來，政黨內閣占據，而入於所謂未當時官僚內閣時代，政相與商相。未會有幾位黑關係人物的先例。但是這次破例了。日本的一般政治家說

舊的而轉身。「日本政治好久却走上了可以稱爲偏狹的路上，可是還有時局的重壓，現在已走到了第一步，把牠重建在國裏的基礎上面，（見上引論文）換句話說，憲政政治，已經對於官僚的軍事獨裁政治，開始發生了勝利的曙光。

但是民政黨本來是三井及其他財團的代理人，特別是樺內是與財界有深的關係。他與慈親的上合，與其是說基督教的實現，無害是說，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勢力，財閥比較佔了優勢，轉而對軍部採取攻勢。這樣，當然可以說，很明顯地吉良的軍事獨裁，受了大約打擊，開始退縮。

(3)關於米內的登台，有許多事實值得指摘出來的。側阿部內閣的，主要的是軍部，軍部主要的希望，是要近衛上台。但是重臣，特別是牧野、湯淺等，聯通近衛，而使重臣的傀儡米內出閣，抑制所謂「軍部革新勢力」，與政黨、財閥接近。總之軍部的策劃，反巧妙地被重臣所抑制住了。

在議會中，中島、久原等大軍閥資本家勢力系統的一派

議員，做了軍部的走狗，組織阿部內閣反對運動。這些人受了軍部的支持，企圖與軍事獨裁政黨相擁抱，但是總被重臣排擠三井、三笠、住友等的大資本家方面，很巧妙地制壓住了。

這樣，我們要有再認清下述關係的必要。

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勢力之中，有重臣派（舊述勢力天皇制的政黨）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代表者慶應，此外又有軍閥新派的對立。

慶應勢力——牧野、湯淺等天皇親近者，與近衛等所謂

資本家中島、久原、鈴川及其他新興資工農資本家的對立。政黨內部——大財團的代表者與政黨政客，與附和新派「革新派」而說說及權的爲道政黨政客的分化，倒方。民教黨與政友會的一派，主要的屬於前者，政友會系的久原、中島與社會大衆黨，其他小會派屬於後者。

軍部內部——當然有母體派和冒險的步壯派的對立。最後這兩派利用天皇制本身內部的空隙，使天皇制本身，發生勢力的分化——天皇與秋父、關院的分化。

這些勢力內的對立要素，當然因爲各各利益關係而致離合，日本的統治勢力本身，分爲南北大派山互相抗爭。第一，天皇親近者、大財閥，與重臣接近的軍部內幹部派，此係政客等之同盟軍。第二，以軍部官僚的少壯派，和親與資工業資本家爲中心，加以被他們所操縱的如近衛等接重臣派守護的經濟分子，軍部的是把社會大衆黨，小會派等政黨。

問題中日戰爭及戰爭準備的所謂「非常時」時代，連接開日本政治不安的主要原因，可以說就是由於這些派的內部鬥爭。(此地關於人民勢力，請除外不論)，要追這些勢力的一進一退，以昭和六年(一九三二年)的瀬洲探察事件爲標界，進入所謂「非常時」，即之藉口國內的動亂，兩法西斯的革新論便拓張起來。軍部新派和軍閥資本家等的中心勢力的實力，漸形膨脹。這種革新派的是慶應，是立憲內閣的時候。就是戰爭的前期。

但是，擴口戰後，日本自開長期戰的泥沼，或謂使新派等的大失敗，因之，所謂重臣、大財閥反轉取攻勢。昭和、阿部兩內閣，都是軍部威脅圍殺，說以重臣勢力的誣解，與他們妥協而成立的政權。到了阿部內閣，裡內是相那樣的政黨人，也參加，所以這是一個打算與政黨妥協，換句話

國。繼續發她等黨內閣。這樣，革新派每遭受到新的打擊，都一步退一步。到了現在的米內內閣，很明顯的，實在大財閥。然而她壓倒了革新派。

當然，廣西革新派的退却，決不是徹底的退却，一看最近日本的輿論，便可以明白。下面是一段代表的例：

「官僚財政的變遷，決不是真的後退。實所謂革新派的變遷，也不是完全

的退却，一時裝出了後退，把地位讓給

新貴財界人物，等著他們的無能露了

馬上把他們下台，以奪還自己的權力

這樣用意，我們不能忽視的」。

（註三）周號，阿爾貢一氏的論文「與通

貨聯版，戰鬥內米內閣」

總之，冒險派或者革新派，戰爭失

敗了，無怨收拾，於是乎一時退却，讓

軍隊對開派聯合，使他們失敗，「請看

你們也同樣地沒有辦法」，他們在等

待這樣的機會。當然就是重臣財閥派，

過去也是同樣地暗中袒護冒一派政策的

，使他們失敗，以趁勝追他們退却，一  
看內部內閣倒退的主要原因——電，媒  
、物質統制等經濟問題的性質，便可以影  
明白。（待續）

## 日婦哭夫

恩心

伴你賞着這山裡的梅花，

風是涼的。

在一襲秋天的月夜，

而一行一行的珠淚，

透濕在翠柳的袖襟上。

她，抖顫着

發出微弱的呻吟；

「二郎，我爲了你，

我的青春將要枯凋，

我的健康將要毀滅了！」

是爲着「皇軍」盡忠的結果？

這些無爲的炮灰！

有着什麼意義！

炮灰，誰給你做炮灰呢？」

一陣一陣的冷風，

紙在侵襲這孤單的

弱女身上！

哀愁，使她的血脈擴大起來，

一聲「還我丈夫！」的哭喊，

壓倒沙沙的冷風，

打破這秋夜的悲寂。

「快要回來，

一間蘆葦搭成的屋舍，

孤單地立在一條小河的岸上；  
她在這裡獨個兒守着空床，

春花秋月已經兩年多；

這夜，她的淚縷情絲，

細她坐在門簾的下，

默然的回憶着二郎的話；

「快要回來，

# 希望祖国抗戰到底

台灣來稿

臺灣於台灣農民和工商人被壓迫情形為描寫甚詳，特由一言。謂先將一轉載偶能微露頭緒。——編者。

## 農民赤貧化了

白島的面積有二萬五千七百八十萬方公里，大部為山地，僅東南一角及西邊沿海一帶為平原，約佔全島面積三分之二，島上五百餘萬人口的生計全靠着這三分之一的土地的生產來維持，這已是很艱難了；但由於日本是個缺乏糧食的國家，其缺乏的糧食還要由台灣來供給，於是盡量投使古胞，在這塊狹小的土地擴大耕種，例如從前一甲土地（一甲合中稻兩畝）最多可收獲八萬到十萬斤的甘蔗，如今却要收獲致三四十萬斤之多，從前一甲土地最多可收穫稻子一千或二千斤，如今可增到七千至一萬斤不等；中部水資源富之地；每年還可收獲兩次。可是這些收穫的增加，對於古胞並無一點實際的利益；只不過是讓敵人一種培稅的方式，加深對我台灣的勞動力的剝削而已，然而，敵人却還不以此為滿足，想盡各種的剝削方法二十餘年來不斷的在台灣中部與南部，山城水，鄉或浮木和尾山水灌漑平原的乾田，一面經營生產，一面藉此增收，雖然，每年乾田要二年方能輪得灌水一次，但農民却每年都要繳納水租，這種所謂「官」的新稅，便是敵人剝削台灣的奴隸們。更是時期的跟著那塊土地轉，絲毫沒有喘氣的餘地，因此台灣的農苦，無可奈何的呻吟着「紙有生下病魔，才是我們得空的時候，」「四脚釘子營，方是種人剝削台灣的奴隸們。——即是說棺材圓角的釘子」圓圓的同胞們，讓他們過着亡國後牛馬般的生靈。

這不止如此，敵人為了解救它自身的危困，對這府城裡，冬天不下雨雪，終年草木豐茂的肥沃地帶，還不肯就此放鬆，因此，他們的農業家說「啊，台灣的地質實在肥美」可惜每年的禾苗總要六個月才能成熟，假使四個月能夠收成的話，那末每年就可收穫三次了考覈稻子難於成熟的原因，是用於太陽光線輻射不夠，假使夜晚也有光線輻射照射，四個月一定可以收穫。」這個論調一出，它們就積極的試驗着，利用燈光在夜晚代替太陽來照射稻葉，台灣原有一個名叫日月潭的大湖，而積約七百十二五公尺<sup>2</sup>四年以來，敵人都利用這湖的水流，發電供全島工業上用，現在更利用電光來照耀稻叢，一來。台灣的人民要連夜晚也要繼續牛馬般的工作。這種趕手趕左的削削方法，真令耕見罕聞了。

現在再談農民負擔租稅的情形罷。當農民們的谷子還未晒乾，莊役廳的稅員便挨家挨戶來調查，開口說是「啊呀！六年是收啦！要點稅吧！」每甲土地每年的地租和小租等，總要五六六十元，租稅不能逾期半月繳納，因此，農民們常常要借舉債，抵押或拍賣屋產等的方法去還算數項，每年每甲的收入也不過三百日元，可是像樣地租水租便要一百二十元以上，肥料要一百元，工業要五十先，農民們實際只有三十元的所得子。即使每年都能收穫兩次的上等水田，每年每甲的收入也不過三百日元，可是像樣地租水租便要一百二十元以上，肥料要一百元，工業要五十先，農民們實際只有三十元的所得子。即使每年都能收穫兩次的上等水田，只有餓着肚皮過活了。

近年來日寇的金融資本勢力也深入了農村，它們設立一

種「農業銀行」，向農民放款，農家可按其地皮的多小去貸

款，利息按規定的年數繳納，倘年限已到，忽還未繳清的農

土地便要歸它所有。這也是併吞小白耕農的一種辦法。

自建既然將台灣作爲一根輸血管，自然對台灣農產品的榨取不遺餘力，比如說，台灣農民大宗出產的甘蔗，是專爲日政府收買了的。農民們自己不但不能榨糖，連自己多吃了點也要挨打或罰款，蔗糖百分之六十都輸到日本去，紙漿多少量在本地高價出售，農民也賣它不起。其次台灣的米穀也是經本地高價出售，農民也賣它不起。日本製造酒品賣給台灣，各類工業原料品也是這種用極低廉價錢，大量搜括過去，加工製造以後再運回台灣高價出售，通過這種再生產的方式下，台灣農業的農作，也完全要受到敵人嚴格的限制，絕對不能違背日人的意志。「業不由主」，在這裏真是一個極實在的要點。

### 工商業破產了

台灣原是半殖民社會，第一次歐戰以前沒有什麼大規模的工場，僅僅只有一些規模狹小而又散漫的製糖工業，由各村中的農民自己主持，並無外來的投資。戰後，日本帝國主義者才發召，台灣開始大規模的工業生產，這以後，二十年來，臺灣各中小工商業完全爲資力雄厚的日本廠商所兼併，弄到完全破產，其中或是主要的工業爲製糖工業，專歸日政府所主持，共有公司十一家。製糖工廠達五十所，資本約達日金二千萬圓，每年產額約二萬萬斤左右，雖然歷年均有增加，可是逐漸被日壟斷。

其餘機械工業，化學工業，食品工業，紡織工業，以及少數特種工業等，每年產額約在八千萬日元以上，這巨額的收入，全爲日人所有，台人休想分得半厘利潤，同時由於農村經濟破產，農業走向無聊，便都帶回農村，進工廠中去謀生，因此工廠的開設仍是如火如荼。

至於敵人對台灣勞工的剝削，更是極無人道的，在臺灣國內，日本工人的工作時間，至小是六十小時，或人每天常超過十二小時以上。日本軍閥對於台灣勞苦工人創制，和諧是並無輕重的；台灣的勞苦同胞們，晝夜不停地踏無天日的機械底下的某項工程開始，政府便頒布勞工株工力的規定。每株三班，由大承包人包給小承包人，小承包人包給勞工，自此層層剝削，工人實際得到的，每株祇有二毛，而這些從中獲利的承包人多係日本人，這便是最流行的一種剝削方法；此外還用統治力量，採取豪奪，是常用的一種超級剝削辦法？比如台灣是一個產鹽的地方沿海的台地，於日勞碌，把海水製成堆積如山的食鹽，日人却將食鹽剝歸政府專賣，因此台地吃鹽要花很高的代價才能買到，他們的勞動價值全被日本剝削了去。又如阿里山一帶，原是台灣最大的天然林場，面積總一千二、三、一九〇公頃，多係重要木材，當中有楠巨木，樹圍有二十餘公尺之大，約四十公尺之高，日人素佔據台灣以前，島人未見爲伸，不敢伐用，敵人佔據之後，即用機器砍伐，以登山的台車搬運，每年搬出去四數噸，在十八萬至二十萬以上。這些富源都入了總督府的荷包，這是經濟剝削的一個最好例子。

這幾年來婦女兒童了都被騙上工場，或農場去了，因爲現在大規模的農場多係製糖工廠所經營，這些廠商剝削了錢，就盡量收買土地，這樣台灣同胞土地越漸兼併得精光，日人的農場便日益擴張起來了。這些日本的資本家，明知到底用經濟的方法來剝削人民的，大批女工童工的僱用，成了善

現象，每天黎明時，農場便來着婦女孩童，等候着工頭來分配工作，工頭大半是日人，這些婦女兒，或自上午六時直到下午六時，工資的多少，還要着工頭的高興，婦女工作最好的每天也不過三毫日洋，沾滿了血汗，所換取的工資還不足以養活自己，她們把所有的怒火集中到監督的日人身上了，咒罵着這些東西是臭蟲子，可是爲了生活所迫，又不得不繼續這種奴隸的生活。

有些不願忍受這種苦楚的，便變賣所有的家產去經營商業，但他的資本既不能雄厚，自然無法和日商競爭的。終久還是逃不離失敗的一途。倘使在城市裏的，政府不時用擴張馬路和修葺店面的方法，限制所有的建築一律要三層，寬裕也有一定的規定。這樣辦法，有資本的人勉強可以負擔，財力不足的由政府貸款，按月付償利息，這種強制的結果，將中小商業者敲掉得資金涸竭，等你無錢償付時，房子便歸政府所有了。

鐵蹄下的同胞們，是這樣的在生活着，中國的同胞們看了這些血淚寫成的事實，應該如何的警惕。

於台灣

## 日刊 南洋 鐵 幕

【編者註解】是臧賢先生所作，其一部份曾在本刊本三四四月連載，此圖紙編輯。調查其一部份著者表示歉意，并將其餘份在本期登載完畢供讀者參考。——編者

### 八項

人力運貨的方法不是拖，便是挑，或許是揹，安南人獨創的一種方法是扁。所謂用者係裝貨於藤葉放在額門上，其間約可支持三四十斤之物體，兩手則垂兩旁左右擺動，不虞藤蔓的下墜，且仍可左右辟，亦可謂奇規矣乎。

**九 衣**  
僕鬼的衣服寬身博袖，動時如蝶，所以叫做蝴蝶衣。現在也叫作和服。我國的衣服長身廣袖，貼版齊嚴，有如唐人的功業，所以叫做唐裝。西洋人的衣服對襟挺領，整齊有序，將就叫作洋裝吧。安南人則不然，袖窄大領，衣長僅過膝；顏色是上黑白，說方便也方便，說難堪也可算難堪了。

### 十 堤岸

堤岸舊名叫作Goeblio，或Giblo，譯出來也可以避免太刺眼了吧，因此又叫作堤岸，叫中國城。中國城（或曰，那是以後法國人把他改掉的。這地方近西貢居民多華僑，人數約五萬。全安南華僑最多的地方就算在這裏了。華僑萬外的福建人多聚米較，廣東人多聚江浙貨，以外是華工，做江也許海南人或客家人居多類吧。

### 十一 身稅

提岸舊名叫作Goeblio，或Giblo，譯出來也可以避免太刺眼了吧，因此又叫作堤岸，叫中國城。中國城（或曰，那是以後法國人把他改掉的。這地方近西貢居民多華僑，人數約五萬。全安南華僑最多的地方就算在這裏了。華僑萬外的福建人多聚米較，廣東人多聚江浙貨，以外是華工，做江也許海南人或客家人居多類吧。

### 十二 過境與護照

中國人出入雲、桂、港、澳諸地，必須向本國政府領取護照，請法國派駐我國各領事館簽字。有護照方可以入境，無護照則被拒絕入境。我國可以發護照的官署，一外交部。二廣東省會公安局，三南廣特辦交涉員公署，四廣西龍州對外辦事處，五雲南河口對外辦事處。其他各省凡有可出境紙，有效時間約十五日，手續費不過一二元。其皆略有分別的。

千萬不要忘記，管理自己自來水筆和銀包，走路的時候尤之，他們得心應手，手變為化，花頭不一，有時在左，有時在右，有時在前，有時在後，威風無不圓，目的則一呢。

一個小偷，小便造謠所那，是毫無問題的，男人有沒有當街小便，不知而知，女人當街小便却是千真萬確的，女人小便中心沒有錯定，培脚好，街心行人道也好，身體一蹲，褲子一捲，眉根一緊，便解決了。也許當時遇見朋友還圖打個招呼呢。

十五 海防  
河內  
老街  
河內海防在北圻的東端，為漢越鐵路的起點，安南的吞吐，多以海防為最大。市街整潔，馬路兩旁有加利樹或口語，多學洋語，是體諭不出的。流寓的華僑約一二十萬人，多為中國人，有湖二，一還劍湖，西湖。還劍湖半島內有許多中小市外，地處於此。人口約四十萬，市容相比。景物清幽，民風淳樸，少婦，小孩玲瓏，盡者清真灑脫，是中國人也。

海防西面河內內街，及商務官署，亦駐於此。河內內河，西面位前西湖右者，地處於此。人口約四十萬，市容相比。景物清幽，民風淳樸，少婦，小孩玲瓏，盡者清真灑脫，是中國人也。

海防西面河內內街，及商務官署，亦駐於此。人口約四十萬，市容相比。景物清幽，民風淳樸，少婦，小孩玲瓏，盡者清真灑脫，是中國人也。

海防內河，西面位前西湖右者，地處於此。人口約四十萬，市容相比。景物清幽，民風淳樸，少婦，小孩玲瓏，盡者清真灑脫，是中國人也。

**我們緊握着手**  
我們緊握在牢籠中，  
不知多少時候了。  
好似一個盲者，  
在黑暗中生活着，  
失去了青春，  
失去了人生的快樂。

X X X X X

民族解放的號角，  
奏出了雄壯的歌聲！

X X X X X

看！

橘綠江畔，  
玄海灘邊，  
掀起巨大的狂濤！

X X X X X

中國和朝鮮，  
同時遭遇厄運的弱者，  
這時該怎樣？

X X X X X

大家緊拉着手，  
冒着暴雨，  
迎着狂濤，

X X X X X

在無邊廣漠的黑地中，  
開闢我們的生路；

X X X X X

在暴風雨巨大的狂濤中，  
把我們同歸的舵；

X X X X X

在奴隸的枷鎖中，  
翻起我們自由的火花！

# 塞·克

谷在地面上發一片沙沙聲，當夏一大大的雨點被狂風捲了來，和山巒呼呼東南北的把腳步都踩得透濕，不自主的冷得打抖，一方面無端發笑，兩腿是無限的悠長，我們好像在地獄裏行走，浑身都是泥。瓦人急百步的前進，我們仍舊得拚扎着餘力衝上去，又前進了十幾步，前面的走廊下有幾匹馬，我們仍舊是重沉的腳步，前面的走廊下有一盞燈火。我們幾個如釋重負的舒了一口氣，第一轎廂前背上的東西，現露出來，我們就熱熱地向我們招手，把我們拉進他們的車裏去，我們同行的人陸續地來到，也都陸續高弟們，有的在整理東西，有的在拆着水壺吃東西，有的在時，才見面的弟兄熟練的態度我真感動得快活得流淚。我們幾個人進來，看清了，我們就熱熱地向我們招手，把我們拉進他們的車裏去，我們同行的人陸續地來到，也都陸續加入車中間，這兩批完全不認識的人立刻就融合起來了，這才見面的弟兄熟練的態度我真感動得快活得流淚。

「塞斯特林……你怎麼……什麼時候到這裏來……？」她說。

「你配不得了麼？……你不能讓我了嗎？」她說。

我猛然想起，她就是我小學時候的同學塞爾！就是那暴風雨的黑夜而憂愁花香的春天的早晨。一暮動人的情景顯現在我的面前，眼前的景象變了，這不是紅色的花瓶送進玻璃窗內去，窗內正坐着三四十個天真的孩子和一個穿著禮服的教師，他正在按風琴，柔和動聽的琴聲向窗外遠遠開去；

那首非常柔和，溫暖的陽光照在滿開着花朵的窗邊裏，春風輕輕地把粉蝶蜜蜂蝴蝶來尋找，許多小朋友也張着歌唱。

「好聽不好聽？」

「好聽！」一片聲回答，

「好聽不好聽？」

「好聽！」陳希羅……教師高興的喊。

在這一霎對於異性的歡念還在一剎那的孩子，這非常好笑，於是大家都笑了，而且就對準了那被喊的兩個孩子，這兩個孩子都扭扭的低下頭，帶着可笑又可憐的神態。

「快一點……怕什麼？」教師微微笑著：

「為什麼？」同學附和著。

女孩子終於在教師鼓勵下同學推擠上惟妙惟肖地走上了講壇，白嫩的臉頰泛上了紅色，上身穿的是紙衣，下面是一條很白綿綿，繡着一段粉紅色的大腿，下襠是藍短褲和一雙平底皮鞋，站在那裏，露着形容不出的天真的嬌媚。

「大家都上來了，……你還怕羞？」她說。

「你還怕羞……做人哪！……快上去……在柔軟的琴聲裏，兩個人在幾十雙眼睛和不斷的笑聲中，當兩人的眼光在無意中遇合時，便都帶着善意的微笑，放下頭去。」

在春天的早晨這一幕情景的確是十分動人的。

現在站在我面前的穿著軍服的女青年，不就是和我對舞過的女孩子麼？

「雪雁……我不自主地激動的握緊她的手。」

「她是我與齊地和她談着別後的一切。我們談自己，談家庭，談國事，差不多什麼都談到了，一直到了睡了的時候，我還沒有一點想睡覺的意思我太興奮了。

一夜細雨濛濛，但我們一覺睡醒的時候，都出了太陽，我們的隊伍暫時不走，但他們都立刻要開拔，我真捨不得馬，

我茫然地看他們收拾東西，走出大門，我不知怎樣才好，

她似乎知道我的意思，在臨別的時候她活動地抓緊我

的手，說了許多話來安慰我：

「林……我們真想不到會在這兒會面，但是短短的幾

天，她就又分別了……放心吧……我們仍舊會重逢的幾

天，爲了任務，我們暫時分別吧！」等到了最後勝利的時候，我們再來重溫舊夢，現在呢？她需要我們！需要着每一個兒女……我們再見的時候不會遠的，……

「雪雁……再會！」

## 神經者

石天

東北奔騰。東北機械到時候地躲到對面小山松樹底下一李不識，會認。也跟他們一塊，在人堆裡他得涼消暑，老黃一起兩支槍，準備打得出冷汗快痛。因爲前兩個兒子是城市太太姑娘們穿的，我們有什麼關係，那兒他碰了，老黃現在無家可歸了，他的房子已給飛機炸成平地

「不要慌，齊公道不過，平時有的土參，不能不上好藥，在柔軟的琴聲裏，兩個人在幾十雙眼睛和不斷的笑聲中，當兩人的眼光在無意中遇合時，便都帶着善意的微笑，放下頭去。」

「你還怕羞……做人哪！……快上去……在柔軟的琴聲裏，兩個人在幾十雙眼睛和不斷的笑聲中，當兩人的眼光在無意中遇合時，便都帶着善意的微笑，放下頭去。」

「不信嗎？去問阿媽，她是說他輕手的！」妻不滿與似

的反駁他，說他不懂事。阿媽趕忙說：

「老黑！名字很熟，一時記不起來。她接着記憶力：『與

走私貨給發見的』。他記到這裏，面色氣得發紫，口水在嘴

裏的臉皮。

「好貨色，仇貨！日本東西，濃奸做買賣的。」

可是他妻子料他底怪癖，火氣一來就有東西吃，趕快拿網

到床架頂。他找不到，懊悔不該站着觸不着她先拉過她

天，當她此番看地疼，晚飯都不吃，下床鋪了鋪。一伸

手，他請不出話，火氣可按捺不住了。他想剪斷她頭髮，

可是他妻子早料他底怪癖，火氣一來就有東西吃，趕快拿網

到床架頂。他找不到，懊悔不該站着觸不着她先拉過她

天，當她此番看地疼，晚飯都不吃，下床鋪了鋪。一伸

手，他請不出話，火氣可按捺不住了。他想剪斷她頭髮，

可是他妻子早料他底怪癖，火氣一來就有東西吃，趕快拿網

到床架頂。他找不到，懊悔不該站着觸不着她先拉過她

天，當她此番看地疼，晚飯都不吃，下床鋪了鋪。一伸

手，他請不出話，火氣可按捺不住了。他想剪斷她頭髮，

可是他妻子早料他底怪癖，火氣一來就有東西吃，趕快拿網

到床架頂。他找不到，懊悔不該站着觸不着她先拉過她

天，當她此番看地疼，晚飯都不吃，下床鋪了鋪。一伸

手，他請不出話，火氣可按捺不住了。他想剪斷她頭髮，

可是他妻子早料他底怪癖，火氣一來就有東西吃，趕快拿網



沈水老太婆臉扁担刀打中額角，混了過去，紅的血好像白來才倒的桌子來。緊緊地打了兩巴掌，他面色青黃，說不出話。街上的人是討厭，一堆一堆滾來如把戲，有的還問爲什麼打人。

「我說的是日本！」

「混賬，你曉得？」他現在給拉進警察局，巡長問不出這樣案件所以，結果大家都承認他有肺結病，把地處罰拘禁三十天，臨放出亦時候還罰十板。這一來老黃非常傷心。他恨日本鬼的殘暴，摸着熱烘烘的屁股而增加了幾倍；如果沒有倭鬼打的話，老子的屁股就不會吃虧了。

他又記起縣政需要征兵，而且陳牠那樣壯丁也有一份，心頭立刻輕快了好多。

「二，二，二，二，二，」一定這口令在她嘴裡永久不會忘記掉。他知道勝本做兵時候一定要訓練的，所以預先要練個純熟。

## 鐵欽路上的美與醜

(一)

### 成積

「你真無人性的野獸，怎麼的缺糧搖尾？它總不會認你及？」也報廢喪失魄，而斷送她的生命於她想像的死地。廿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敵人佔領了小董之類的窮國天，敵人便進入了他的村，自此之後他便失去了自由，蒙上了黑大辱。小董本來是一個中華的城鎮，還有希望的小董被占到了之後，她就號召村民去抵抗所謂「日本大皇帝」的軍隊人小董。村裡戶頭貼內投降書，人人佩帶的腰牌和山城葉都記的任何人要大。這是由他手上轉變的。可是，日本的軍隊不特是沒有下命令，而且他的腰牌要指害，是比不得。現在莊稼那中學教員的身份是永遠泡掉了，換來的農村大將軍的頭銜。

二、他痛受著這無底止的罵辱的煎熬，而感到日本軍的威脅，他招致敵人到村上來的舉實，又使他感到了極端的羞愧。這一切都是如日本軍不亂及他妻女的話，什麼樣的事都不成問題了。可是，日本軍並沒有放棄過他的妻女，當軍令他高高的舞過。自從他領全村民衆，擎着一面歡迎日本大軍的旗幟，到文昌不去他關的件，和十個日本兵。這召村民來降溫的大功，豈少機會？他當時或不配下他的身分給格外的虐待，連金都降他的初便是爲着這一點，他保護的迎面的時候，他便成爲第一個被日本欺侮的人，他是永遠不去他關的。

三、要投全村的條件是：一、要他繳交全村的戶口冊，和槍械。他走過的地方，總有人家開他的酒，他一點不生氣，是假的他猶信恨，但他招致敵人到村上來的舉實，又使他感到了極端的羞愧。這一切都是如日本軍不亂及他妻女的話，什麼樣的事都不成問題了。可是，日本軍並沒有放棄過他的妻女，當軍令他高高的舞過。自從他領全村民衆，擎着一面歡迎日本大軍的旗幟，到文昌不去他關的件，和十個日本兵。這召村民來降溫的大功，豈少機會？他保護的迎面的時候，他便成爲第一個被日本欺侮的人，他是永遠不去他關的。

不知這是屈服給警察局打的關係，這機會打日本鬼的機會，就是大孩子也跟在裏面鬧。然而，最早叫他的人還是他自己。當將軍，當時帶十萬兵馬打日本，現在投任他行不法，不知道是將軍在B市竟然出了大名，不但如此小孩子稱呼他為黃將軍者。

「嗚嗚！」他走過的地方，總有人家開他的酒，他一點不生氣，是假的他猶信恨，但他招致敵人到村上來的舉實，又使他感到了極端的羞愧。這一切都是如日本軍不亂及他妻女的話，什麼樣的事都不成問題了。可是，日本軍並沒有放棄過他的妻女，當軍令他高高的舞過。自從他領全村民衆，擎着一面歡迎日本大軍的旗幟，到文昌不去他關的件，和十個日本兵。這召村民來降溫的大功，豈少機會？他保護的迎面的時候，他便成爲第一個被日本欺侮的人，他是永遠不去他關的。

交一百個花姑娘。跟着他的這五個顧客，是十個日本軍帶着的，到了一個野營，那德下身首不即時分離，就得要被割了頭，假如此首的某一部份被割掉，那就不能復活了。他也能知道到這十個而躺在旁邊的兵，都是他所演繹的悲劇，事怎樣的怕人。然而爲日軍所殺的兵，又有多少和死的捕鬥，除了這些之外，還有多少必抱憾成爲勞品了。

在這裏他也不曉得有生和死的分別了。因之就在那天忍，他的妻女就成爲日軍每天必抱憾成爲勞品了。

這時他已一腳踏進了電夜，天還沒有亮，而張之棟又不知在什麼人都走完了，不長走的都被驅去修築鐵路，或充當軍夫，這是要受這不應受的懲罰呢？這單獨是張之棟的罪惡嗎？而自己從弟之蘭的降敵，而又何嘗不是自己的一時血青年，最近在這樣的破江城了，這對得起自己良心嗎？現在，自己的妻女是一條蛇似的是緊緊地繫上項項，而且還有村人無可消釋的憎恨。現在不是太遲了嗎？他鎖是緊緊地繫上項項，而且沒有村人無可消釋的憎恨。現在不是太遲了嗎？

這又緊迫着他的心，這一切的一切，簡直令他不敢多想。但思想偏是有限的限制。

四鄰好像是處在荒山野嶺一樣的寂靜，難向的聲音是水聲，這不會再被聽到，在冷悄悄的深夜中，不時傳來皮襪的叫聲，伴着水道流不盡的，如怨如訴的溪流，截穿了陰森森的漫夠空氣。這聲音在他脚掌，簡直是可怕的魔鬼的聲音，像是要漫他的越發也難過。而天又好像是永遠不會再亮了似的，黑夜的爬起床來，毫不思索的，冒着霏霏的雪雨，找着之蘭的門光，開始敲開了黑暗，睡到地上來的時候，是近午夜五點鐘了。這白燈籠的光，經過了多少時間，佔領到每一個角落裏去，原來剛到的時候，張之棟的腳步，又感覺舒服起來。他不再有那黑夜中的那種煩惱了，那煩惱已經被着初光而照起來了，什麼思想也剪斷了，他很快的爬起床來，毫不思索的，冒者霏霏的雪雨，找着之蘭的門光，和張之蘭同回。

## 消息一束

**△朝鮮武裝軍人在東北** 朝鮮武裝軍人在東北，甚爲猖獗，崔善吉等的謀叛分子，在汪清縣一帶，襲擊該縣城，將當地守備中的槍械繳獲一空，並被取財物甚多云。  
**△倭敵強制韓人改換神宗傳來姓名** 在汪清縣一帶，襲擊該縣城，將當地守備中的槍械繳獲一空，並被取財物甚多云。  
**△朝鮮青年在各戰區猛烈活動** 在朝鮮民族戰線聯盟所組織的朝鮮義勇隊及在浪刺舞青年所組織的韓國青年戰鬥團所領導的一般青年，最近在中國各戰區參戰，參加抗戰隊伍，積極工作云。  
**△朝鮮革命運動先鋒河竹支正東先生，以宿專職於本年五月十日下午七時，在重慶仁濟醫院逝世，由當地居留者告辭。** 在朝鮮革命團體，決議舉行社會葬禮云。

**△敵賣防拘禁法** 朝鮮敵總督府，最近發表一個野蠻式的「敵賣防拘禁法」，所謂經費為二十萬元。該法的內容：是不問現行事實之有無，即認定爲思想「不穩」或假充實有懷疑者，概予拘禁於其無限期的監獄中云。

**△本司令長官來電本社** 此次敵利，於中韓革命前途，關係至大，本社會電李司令長官，李長官於六月一日有復電認同：薄功，「東方戰友社李斗山同志會，有電請全，敵賣防拘禁法，並荷注存，任感婉特電謝李宗仁轉報」云。

### 稿 約

審判接收外來稿件，歡迎討論解放被壓迫的小民族問題，及有關朝鮮和中國沉滅的文字，（包括政治論文及文藝作品）圖畫，本刊等。來稿字數以三千以內者為宜，本刊第一期每載，則稿本請寄一本給施家田升入報章。

戰友社可也。